

四書味根錄 孟子卷首

孟子考略

本任氏約旨以竹書為經參之雜說有關於孟子書者乃錄

孟氏譜云孟子魯孟孫氏後父曰激公宜母仇堂氏定王三十七年
已酉四月二日孟子生按竹書周定王止二十八年一誤也定王有
已亥無已酉二誤也若以已亥計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九必無
之事又孔叢子載孟子請見子思事蔡氏情曰此始後人所為欲
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詩絲衣傳高子曰靈星之月也疏云高子
子夏門人後又學於孟子常著詩傳其年長於孟子故孟子曰叟或
云師孟子者乃著詩傳者之子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王命晉卿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按三家雖列於諸侯晉猶未滅

周安王十五年甲午魏文侯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周烈王四年已酉四月二日孟子生

按孟子譜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由後逆溯之則當
在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距孔子卒一百八十八年與孟子由孔子
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

五年魏武侯擊卒子罃立是為惠成王

周顯王三年魏使公子景賈伐鄭鄭即韓也於顯王元年改號及韓明戰於鄭魏師敗魏侯與鄭共侯會於宅陽

按此梁惠王好戰之始

四年丙辰夏四月甲寅魏徙大梁改國號曰梁索隱屬惠王九年史記屬惠王三十一年皆誤

梁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將用也梁伐宋取儀臺五年丁巳趙師梁師鄭

師及秦戰於石門秦大破之趙改國號曰邯鄲六年戊午秦孝公元年梁

伐邯鄲取列人又伐邯鄲取肥又敗鄭及邯鄲之師於渚取皮牟

國策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蘇秦言魏君擁土千里帶

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之朝天子以西謀秦即

此時也

七年秦敗梁師於少梁虜公孫痤既而歸之八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

青衣水入於梁謀利求也梁公孫痤卒公孫鞅奔秦秦用鞅定變法之

令

按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田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

鞅也秦用鞅孟子必不八秦矣

十三年乙丑齊威王元年三晉伐齊靈邱十四年梁圍邯鄲十五年丁卯

齊田忌救邯鄲伐梁戰於桂陽史作陵梁師敗史屬十年非十六年梁釋邯鄲

之圍及邯鄲成侯盟於漳水上十七年己巳魯康公元年梁與秦會於彤梁

與秦安邑以和

十八年庚午

趙肅侯元年

邯鄲肅侯奪晉君端氏地廢爲家

人處之屯雷

梁及邯鄲肅侯遇於陰晉

梁伐齊入陽關

三晉伐齊

至博陵

衛伐齊取薛陵邯鄲伐齊取高唐

齊惠阿大夫遂伐邯

鄲及衛

田戌梁孫何侵楚

八三月鄧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乙亥梁魏章帥師

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鄧陽

按梁既不得志於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二十六年戊寅梁龐涓攻邯鄲齊田盼攻梁

以救邯鄲梁師還齊田盼要

之馬陵殺龐涓虜太子申覆其軍十萬

按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也

二十七年九月秦衛鞅伐梁誘執其將公子卬

其將魏錯

梁與秦戰於岸門秦虜

齊侯會於甄

謀相王也

齊侯梁侯會諸侯於徐州同僭號王

梁改其三十

六年爲一年

按戰國策最強而故貶號以示弱梁屢經喪敗而反僭號以自誇又

不能自王而先以王號餌齊齊許其兩王而後會徐州以相王焉昔

之率十二諸侯以朝天子又胡爲耶

三十六年戊子邯鄲復國號趙以蘇秦爲約從長令六國以擯秦

孟子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燕文公卒子立是為易王齊伐燕喪取十城既而歸之

按蔡氏清以此為宣王事而以沈同二章為湣王事謂宣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湣王未亡故沈同二章止稱王非也若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勸王置君而去等語

三十七年蘇秦奔燕

通王以齊梁之伐皆秦故

從約解梁以陰晉之地請和於秦

按梁先敗

物受秦禍

三十八年庚寅秦攻梁

梁使龍賈禦之戰於雕陰梁師敗績

秦遂拔曲沃梁獻河西地於秦

楚使景鯉於秦

謀報梁也聲與秦遇

梁王及秦君會於應

獻焦邑於秦

秦懼楚也按梁秦雖未已又與秦取梁汾陰皮氏

梁又納上郡十五縣之地於秦

按此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也

四十四年乙未秦張儀取梁陝出其民

四十五年丁酉楚昭陽敗梁於

襄陵取八城

楚伐齊秦張儀會齊楚大臣盟於齧桑

按此所謂南辱於楚者也

秦平齊楚意在遠交而近攻矣

四十六年戊戌齊封其弟嬰於薛十月齊城薛

此所謂齊人將築薛者也據此而推則孟子少居鄒有鄒與魯閔事

自鄒如宋有滕文公過宋見孟子事自宋歸鄒有文公使然友問喪

語文公禮聘孟子有論井地及闢許行語

語文公禮聘孟子有論井地及闢許行語

語文公禮聘孟子有論井地及闢許行語

語文公禮聘孟子有論井地及闢許行語

梁以張儀為相

儀為秦之魏魏相之屏首弗利

張儀歸於秦梁以公孫衍為相

四十

八年庚子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

梁招天下賢皆孟子至梁

孟子至梁

年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

按史稱孟子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誤也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

梁三年即去是時梁未嘗南辱於楚即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若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且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何緣有與文公問答語蓋史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屬之襄王之前二年故誤也

周慎靚王元年辛丑

齊宣王元年

燕王噲元年

秦穰里疾攻梁梁公孫衍禦之戰於岸

門梁師敗衍走秦取梁曲沃平周梁請張儀於秦復以為相二二年王寅

梁惠王卒子赫立是為襄王

孟子去梁反於鄒

宋僭稱王

按季任幣交在此時

齊置稷下館廣招賢者孟子至齊見王於崇退至於平陸

齊飢王發棠

邑以張民

王命孟子為賓師館於雪宮

孟子母卒歸葬於魯反止於

嬴

按孟子見王於崇退即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王使人闕

孟子及諸子幣交皆在此時出弔於滕必是文公卒與孟子有舊故

往弔之未幾即遭母喪歸葬於魯不居鄒終喪而反於齊者既葬乃致其事於君禮也其止於羸者衰服不入公門使人致命也遂居其地以終喪者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王使人留之因致館焉王有問猶得於羸對之也

三年

癸卯梁請成於秦張儀復自梁歸相秦

按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爲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周隱王

黜王作元年丁未魯平

燕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以子之

亦不克

齊使匡章伐燕殺子噲醢子之

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

二年

戊申梁復國號曰魏

楚悉兵伐秦戰於藍田魏人鄭人襲楚楚師

還

按宋輅所云秦楚構兵疑在此時

趙召燕公子職於鄭立爲燕王使樂池率師及鄭師納之燕齊師拒之弗

卒納

按此所謂諸侯將謀救燕

秦會魏王於臨晉復使張儀相魏

三年己酉燕人立故太子平爲王

有王慚孟子語

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蒲坂關儀復歸相秦張儀走魏五月死公孫衍自魏入秦秦以衍爲相孟子去齊居休綱目屬

按此時齊王知慙於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寒之故遂去有致爲臣五章及答淳于髡名寔未加語○孟子不受兼金亦在此時休地屬潁川當在宋境或聞其將行王政故往觀之見其行暴遂去之由薛反魯也有答萬章陳臻語

十二年戊午魯平公卒子賈立是爲文公

按魯使樂正克爲政及平公將見孟子皆在四年以後此年以前○魯使慎子爲將軍亦在此時○孟子至此知道必不行作孟子七篇其外篇四則門人所記也

十九年乙丑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爲湣王二十年丙寅魏襄王卒子遯立是爲昭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

孟氏譜稱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今按梁襄王之諡猶見於孟子則孟子卒於是時信也由是逆推則生於烈王之四年壽適八十四爲合史記孟子傳疏畧殊甚謂先游齊後事梁尤謬通鑑先梁後齊是矣然謂乙酉至魏壬寅去魏在梁凡十八年亦誤也

孟子總論

約直孟子本領只性善二字認得真其自處只願學孔子四字盡之其教人只人
庸所謂明善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舜所謂一孔所謂約大學所謂誠正中庸所謂誠身一也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寔見得此性之善便是知天寔完得此性之善便是事天不爲賢知之
過故隘與不恭皆所不由不爲愚不肖之不及故一體具體皆曰舍是蓋學不至知性不至
盡性卽隱怪卽半途卽非明新之至善卽非允執其中故論學術則距楊墨論治術則黜桓
文知言養氣學之宗也井田學校治之隆也所謂盡性以盡人性之道也而性不可見其爲
人提撕警覺尤在惻隱羞惡兩端乍見入井不忍一牛充此心也四海保矣行道弗受乞入
弗屑受命則恥爲役則恥充是心也兩間塞矣而天下之生久矣舉然以遠前望無窮則亦
無有乎爾愀然以思後望無際一片血誠真使天下萬世有必人一齊下淚

四書味錄 孟子 卷一

梁惠章句上 凡七章

總論 約旨孟子一書係孟子自作其敘次皆有深意與論語雜出于門人所記不同此第一篇總以明已行道之意而歸其不行之故于天也孟子生於鄒次游宋次游滕次游梁

次游齊晚年復過宋過薛而歸於魯五十以前學未大成也鄒魯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鄒鄒穆公卒乃應滕聘惜乎君賢而國皆小無能為也梁國大矣惠王雖沮于利而知盡心願安承教或可與有為襄王立而已矣若齊則國之安富過於梁宣王天資樸茂較梁惠王尤勝乃以貪燕之故肇國禍基孟子不得不早見而去此孟子最為痛心者也故先敘梁齊尤詳齊事而後追述鄒滕事以繫之見君賢者限于國小而國大可有為者其君又竟如彼也若魯則國不及齊梁君不如鄒滕徒以樂正為相其好善為有望耳而臧倉之沮又至焉故以天也一嘆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

梁惠章全旨

此孟子本所學以匡時欲挽富強之習而進於王也因問利提出仁義以破之中間利之適以不利仁義未嘗不利就惠王所見而曲為引掖末節又重言以結之

○徐倣弦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戰國時權在七國道在孟子道待權而行權以道而治戰國時只言富強之利置仁義不問故孟子之見諸侯於是始孟子之不遇亦於是始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詳卷首孟子考略○許東陽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

之為王乃著書

之時追書耳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按史記紀年殊誤有辨見卷首考略

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招賢者行道自是孟子本懷適惠王以禮來聘故既不意亦行道之机乎於是孟子見梁惠王可不答其禮而亦將由是以行其道也此是開書第一句見當時之守道而能濟世者止孟子一人故此一見為天下安危所係亦民生治亂所關計引史記見必招之乃至是孟子出處不苟處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

之類利是功利之利王問曰自鄒至梁亦越千里矣叟不憚而來夫豈徒然哉今之遊人非專指財利也國者不有以富其國則有以彊其兵叟亦將有以利益吾國而使之

富彊合訂此亦字從秦儀輩生來蓋富彊之說惠王耳中聽得極熟忽見此叟義冠博帶矣乎而來便亦以一類目之精言玩將有以字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亦是幸其

寔有不是慮其或有○湯霍林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吾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仁為

爲用而仁義又各有體用。○胡雲峰曰：心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註言之後多放此之德心之制是體變之理事之宜是用。

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孟子對曰：王有志於政治興邦，何必言利？臣所學者仁義。王所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治者亦有仁義而已矣。舍仁義而言利，則何以正人心？何以端

風俗？何以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君子止。○惠王開口便說利，似此外別無可言者。何必一喝言經國之大猷，不言一時之小就也。○按去迷途亦有一指引歸正路。○說統利斷然不

可言。故着何必二字。仁義乃人性所固有，故着亦有二字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按這有字便見得仁義是公共的王所自有，亦大夫士庶所同有。但此二句只就理欲上看下

兩節方直陳利害出來。○勸學錄：利字一層固要掃去，并仁義之利一層更要掃去。王何必曰利？二句語勢方合。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十；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

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鑒定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二分亦已多矣

畢皆謂此解亦止以君十卿大鑒言之不必如大全瑣屑者證無關緊要也

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况求利又自有其害乎彼人君者臣民之表率上有好下必有甚焉

言者今王有國者苟心曰相商曰何以利吾國凡取乎下而可以爲國之利者皆在所爲焉吾見利風一倡人皆效尤將大夫有家士庶人有身亦將曰何以利吾家利吾身是則王以利征之大夫士庶人大夫士庶人以利征之王上與下紛然交相征乎利如此則在下離心離德在上不安不寧而國危矣吾見萬乘之國則必千乘之家起而弑其君以彼所利在萬也千乘之國則必百乘之家起而弑其君以彼所利在千也夫先主之制是天子萬乘公卿已有其千焉諸侯千乘大夫已有其百焉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不爲不多矣宜乎其鑒足矣而乃不盡奪其萬乘千乘而不鑒者爲其以越分之利爲先而以循分之義爲後故也是言此正言計利之害以首句爲綱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利適以釀害利亦何利之有言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寔亦自王受之也大夫曰士庶日俱跟王曰句來見效尤有自意三曰字皆是心口計較之詞三何以字見各人深謀秘計所在上下交征句總承王曰是上征乎下大夫曰以下是下征乎上自王曰至而國危

矣既自求利推到管處國危句雖承上文寔起下面下四句正國危之寔兩必字畢竟上人
受虧萬取于千取百取字作得字看此三句只承上咏歎以起下二句義字即跟上三
句說君萬乘臣千乘君千乘臣百乘各安其分所應得即是義也義在安分上見與利正相
反故不帶言仁而單說義先利根原即在後義上惟以義為後而所先者惟利而已一而
字是連串說此句似專主在下之人說其原從上好利來不奪不饜即弑君之類所謂國
危者此也○此節先痛除言利之病而下節以仁義之自利繳轉便取人知其所重在仁義
而不知主意尤在破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

已之意也

題鏡註未嘗不利是放低一步說須善看否則欲止其流而又遺猶棄也後不意

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指下人之仁義言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

之自親戴於已也

已字指君言

然而此皆言利之所致其若仁義則未有此夫人君誠躬行乎

不足為仁而况遺其親而不遺未足盡仁而一遺早已為不仁故利而遺其親者有矣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人君誠躬行乎義使大夫士庶皆化而為義將見義主於敬敬有一毫不
至已不足為義而况後其君益不後未足盡義而一後早已為不義故利而後其君者有矣

未有義而後言之上說納奪則無親無君已極矣若仁義斷無此禍未有二字是反上文而決其君者也言之此仁義出就愛與宜言是偏言之仁義二者字指人言即大夫士

庶二也字是指點語氣精言未有仁而遺親似說人各愛其父母然君之於國以分則君也以情則親也不遺與不後宜一例看○此節却從上節翻轉下來見求利則弑奪必至何有君親仁義則遺後亦無何況弑奪精神緊相灌注

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跟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潔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

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

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

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塞源而救

其弊此聖人利之害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人欲之閒關係非細也王亦躬行乎仁躬

賢之心也言之行乎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啟危亡之禍哉不惟不可有謀利之事亦不可有

見利之心也不惟仁義外之利不可求即仁義此節用前語倒轉蓋前跟惠王言利來故先

義中之利亦不容道也安危所在可不慎歟一語截斷此接不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寧且前為攔截語只合肯說此為寔證語須分別說說統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果

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絕不求利不是說不說便罷

王立章全旨

此見人君當公其樂於民意通章關鍵在偕樂獨樂上一示以當法一示以當戒也兩民字尤須着眼○湖南講義上章是道而折之此章順而導之

○孟子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沼池也

詩註曲也曰沼

鴻鴈

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紛旨鴻鴈俗鴈多羣鵠色白鴈色蒼鵠高薄雲裏鴈不過高山麋處澤鹿處山麋陰獸冬至陽生而角解鹿陽獸夏至陰生而角解皆二物也

註恐

梁惠王親近尊禮孟子一日孟子見而王與立於沼上以目顧鴻鴈麋鹿

誤

而問曰人君不廢遊觀而荒游亦足忘政賢者亦樂此否乎蓋疑之也

王尊禮

孟子當是與孟子同立而顧問不是王方立顧被孟子看見故作此慙悔之語

賢者指君

此字兼所立所顧說玩亦字乎字語氣只是疑詞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周聘侯曰能樂在民樂其樂上不能樂在民欲其亡

上所以然者由於獨與偕此賢不賢所出

孟子對曰苟謂樂此將縱欲豈賢者尚有縱欲

分即樂不樂所由判也故為一章之大指也苟謂樂此將荒政豈賢者尚有荒政之慮

在賢者憂勤之心初不求樂而人惟願賢者之常樂在賢者宵旰之身亦不暇樂而人轉懼

賢者之不樂其樂此也賢者而後無不足也若不賢者無論無此雖有此不樂也蓋

惟其為賢則樂亦無非賢而何必不樂惟其為不賢則樂亦無非不賢豈遂克樂也

行樂

之地也。鴈鹿適情之物也。但視其人何如耳。雁梁王疑賢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慰詞。然看下文。隨以不賢者轉。則而後正是難詞。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不樂。孟子却要爭箇賢不賢。故讀上句似與王意相迎。讀下句又與王意相距。張侗初上此樂與樂此不同。有此樂者專以此為樂也。樂此者樂寄之此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庶民。予來在靈囿。鹿攸伏。麋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無遠。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之入。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而釋）

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始靈臺，六句詩之首章。量其高）

廣靈臺。文王臺名也。（文王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周理衷靈囿）

囿。靈囿在豐七。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十里之囿在岐。

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

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古之賢者孰知文王乎詩靈臺云文王始作靈臺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方經營之者文王政治之

者庶民民心齊而民力奮成之不俟終日雖當經始之時文王方戒合勿亟而庶民如子趨父事是其來也以民來直以子來戒勿亟而自亟所以不日成之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王在靈囿之中吾見美哉麋鹿攸伏而馴順也濯濯而肥澤也吾又見白鳥鵲鵲而鮮潔也囿中有沼王在靈沼之上吾見於哉魚之在藻依蒲滿於沼而躍也就詩言觀之文王以民力為臺宜乎民之怨與臺俱高以民力為沼宜乎民之怨與沼俱深乃民不惟不怨而且懼欣悅樂之至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以為民之力而以為神之力也且樂其囿中有麋鹿乃爾沼中有魚鼈乃爾不愛民之力轉愛物之力也文王何修而能此哉良以文王有臺沼民先有田宅文王有麋鹿魚鳥民先有雞犬桑麻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賢者而後樂此也通節俱言文王之能樂以明上賢者而後樂此句而能樂由於與民偕樂吃緊在此也信經字包下經營說經以度地言營以正位言經是大槩營是詳細經是量度於心營是謀為子事胡備五是經始不是始經蓋云量度其地以始此靈臺也經之頂上經字說既經以始遂召按期以營之按此解與常說更順攻訓治就民服役上說不日成甚言其速即此見靈臺靈沼之所由名勿亟句又是叫起子來合二句是追言不日成之之故文王台勿亟庶民則子來民樂之意可想臺下有囿囿中有沼茲并及之於訓嘆美辭是